

眷尔
孙玮 著

有些日子

你总要
自己撑过去

我们相爱
我们做梦

我们在难熬的日子里百炼成钢
我们笑着对自己说更好的未来见



90后微疼青春言情小天后眷尔

80后暖男作者孙玮

携手打造诚意之作，用生活书写故事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有些日子

你总要
自己撑过去

眷尔
孙玮 |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些日子，你总要自己撑过去 / 眷尔，孙玮著. —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4
ISBN 978-7-5699-1481-8

I. ①有… II. ①眷… ②孙…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6450 号

有些日子，你总要自己撑过去

Youxie Rizi Nizongyao Ziji Chengguoqu

著 者 | 眷 尔 孙 玮

出 版 人 | 王训海

选题策划 | 石乃月

特约策划 | 眷 尔

责任编辑 | 曾 丽 石乃月

装帧设计 | 蔡小波 王艾迪

封面插画 | SUE 鲤琳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010-8959195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8 字 数 | 184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1481-8

定 价 | 3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第一章 亲爱的，我来和你谈谈梦想

哪有什么一夜成名，只不过是百炼成钢 // 003

男姐的Zippo打火机和梦想才最配 // 011

不要在可以奋斗的年纪，选择了安稳的生活 // 019

哪怕梦门紧锁，小木匠却依旧执着 // 028

请端给那些卑微苟且的小小尘埃一碗鸡汤 // 037

二十六岁，我只有一杯咖啡请你喝 // 046

第二章 人生不弃，有甜有泪有回味

一个人的电影，也能品出味道 // 055

生命中，总有一些生猛的“女汉子” // 061

给自己一场旅行，是与周边景物的约会 // 070

你的生存指南：硬汉停，软男行 // 076

世界那么大，装相给谁看 // 084

以梦为马，做个小卒，永不回头 // 093

第三章 回首，才能看见崭新的自己

- 人生最远的远方是再也回不去 // 103
- 看到你开心，我就一直笑 // 111
- 你为什么会慢慢变老，我为什么还来不及拥抱 // 118
- 来吧，我们去侃叔家吃面 // 125
- 总该有段回忆叫“哎哟，不错哦” // 135
- 你的背包，它旧着依旧很好看 // 141

第四章 有个挚友，天南海北一起走

- 谁最在乎你，朋友圈是晒不出来的 // 151
- 别一说“缘分”就想到爱情 // 157
- 我犯二，那是因为我在乎你 // 164
- 闺蜜，闺蜜，闺而甜蜜 // 172
-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 179
- 生命里，那些和你唱反调的朋友 // 187

第五章 爱情是随缘，但不是不努力

- 我真想一不小心，与你共赴终老 // 195
- 谢谢你的一路风尘，只因爱情 // 204
- 别让异地恋太久 // 212
- 戒不掉的习惯只因为爱得太真实 // 220
- 多亏失去你，才让我遇见最爱的人 // 228
- 那些比说“我爱你”更炫酷的事 // 238

后记 生活就是一本书，这是属于我们的故事 // 247

第一章



亲爱的，我来和你谈谈梦想

人生长路，总需要执着于一寸微光，
哪怕是某一次被吹熄过，哪怕是突然之间被浇灭过。
若是有一天，我们有再次把它燃起的机会，
请别放弃，让我们再次上路，反反复复。
因为微光后，
梦想就是一个耀眼的太阳。

| 哪有什么一夜成名，只不过是百炼成钢

成名这种事，不同的人走了不同的路。

有些人拍马屁，拍得整个世界都臭气熏天，乌烟瘴气；有些人机关算尽，搞得每天都像活在深宫大剧里；有些人抱大腿，这辈子走在别人的旅程里，看着别人想看的风景。这些人将好多别人的成功秘诀烂熟于心，却恰巧忘了自己的节拍……

与其嫁接在别人的后花园里任生活践踏，不如浇灌自己，自己开自己的花，季节一到，蜂蝶自来。

白小沫算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姑娘，想到哪儿就会做到哪儿，之前我俩还讨论未来的工作是什么，白小沫操着一口四川普通话对我说，她想去省台应聘做主持人。

“什么？主持人？”我的眼睛差点掉下来，那时的我可没当真。

可白小沫管你当没当真呢，她戴着瓶底厚的近视镜，捏了捏自己有些鼓出来的赘肉，对我坚定地点了点头。

没想到，毕业后她真的冲到了省台，站在考官面前。

自然，她这样土不拉唧的小胖妞，还操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让全场

惊呆，主考官眨巴着眼睛，愣是半天没说话。

“老师，您问我问题的嘛？”白小沫一出声，所有人笑崩，她的普通话四川味儿太浓了，响彻全场。

“孩子，你知道这是在应聘主持人吗？”主考官是副台长，他一边摘下眼镜捏着鼻梁，一边低着头看资料。资料是白小沫手写的，为了表现诚意，昨晚她写废了一摞A4纸。

“晓得！”

“那你知道这是我们台的黄金档节目吗？”坐在主考官旁边的正是这档节目的当红主持人蓝天。

“我晓得！蓝老师我特别喜欢你，我爸喜欢你，我妈更喜欢你的嘛！”白小沫略显激动，声音越发高亢起来。

“谢谢，我也喜欢你。”蓝天实在憋不住笑，只好低下头。

“孩子，你知道做主持人首先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吗？”主考官再一次戴好眼镜。

“知道！不怯场，胆子大！”白小沫不假思索。

“然后呢？”主考官又问。

“然后？”白小沫头微微仰起，露出了圆圆的双下颌，想了想继续说道，“然后就是好好干！”

全场笑翻在地。

主考官也笑了：“好吧，起码态度是好的，年轻人需要这种态度。下一位！”

“老师你们会用我吗？”白小沫依旧站在那里问。

“别急，慢慢来。”蓝天看着面前的白小沫，就像看到了当年四处碰壁的自己，送上一句安慰。

一般这样的面试，基本是三秒死，白小沫坚持了半分钟，其中包括考官们开始时的石化时间，不过结果是一样的。

一周后，蓝天领着两名实习主持人刚录完节目走出直播大厅，就看见白小沫站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

“白小沫？”蓝天对白小沫的印象颇为深刻。

“哥，我想进台里工作。”白小沫透过厚厚的眼镜片望着蓝天。

“可是应聘结束啦。”蓝天实话实说。

“可是我快饿死了。”

白小沫其实也是实话实说。毕业后，白小沫主动要求家里停止月供，自断俸禄，破釜沉舟了。

“如果再没得工作，我就得回老家了，这辈子就只能在电视外面看你们了。”白小沫双手插在灰色的运动服兜里，低头看着地面，这是蓝天第一次看见白小沫低着头说话。

“有些事，做看客更惬意，回家吧。”蓝天发出一声感慨。

“可是我不想当看客！其实我在电视台外面已经晃好几天了，每次都被保安拦在外面，每一次我都在想，难道走进这扇门有那么难的嘛？”白小沫咬着下唇，四川人骨子里的倔强正在隐隐散发。

“白小沫，你的口语进步了。”蓝天忽然意识到了白小沫的这个变化。

白小沫像个被发现秘密的孩子，略带腼腆地说：“我用最后的生活费报了一个普通话加强班。”

“要不你就从给我做助理开始试一试？月薪一千，食宿自理。可以吗？”这是蓝天唯一可以做到的，权当扶贫。

白小沫猛地抬起头，开始拼命地点头，厚厚的镜片后面闪烁出了一丝光芒。

就这样，白小沫算是离电视台近了，但什么时候能真正进入电视台，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办公桌，甚至是舞台，天知道呢。

白小沫这个特别的姑娘，没微博，没微信，只有一部黑色诺基亚，而且整天非常安静，蓝天问过，白小沫笑答高冷。

其实是朋友很少罢了。

是啊，跑在梦想的夜路上，孤独总会光顾你。

蓝天的两个实习主播，来头都不小，两个人平日里各自为战，彼此偶尔也是剑拔弩张，互看不爽。别说白小沫这样的屌丝女，有时连蓝天，她们也不放眼里。

两个实习主播的聊天内容大多围绕着谁家换了宾利，谁的纽扣上露出了香奈儿，昨晚又在夜店遇见了谁，大致都在攀比又认识了谁，或者和谁更暧昧。

当然她们也会聊到事业和梦想，但两句半以后就必定是“等我一炮而红了……”“我一夜成名的话……”

完全一幅君临天下的小人画面！

蓝天有时也会凑到白小沫身边问她：“丫头！你要是一夜成名了，会不会不要你哥我了？”

“不会，我养你，哥！”白小沫一边说一边往嘴里扒拉自己带的盒饭。

“有你这话就够了。”蓝天鼻子有点酸，这么多年听惯了身边那些大义凛然的空话，冷不丁白小沫来这么一句粗陋的承诺，还真就不适应了。

“哥，我给你养老送终！”白小沫往嘴里塞着饭。

蓝天狠狠白了白小沫一眼，这时他才发现白小沫的饭盒里只有白饭和几根孤零零的辣椒，问道：“菜呢？”

白小沫用筷子指了指盒饭里的辣椒。

“你们四川人就这么和辣椒对命吗？这真是在用辣椒书写生命啊！”

白小沫咬了一口辣椒，然后大口往嘴里扒饭：“没办法呀，就一千块钱，去掉住地下室、挤公交车，基本就剩下买辣椒的钱了，还好辣椒最近不贵。”

“涨，涨，涨，必须给你涨钱！”蓝天大声说。

“耶！”白小沫险些把筷子扔到天上。

从那以后，白小沫有了吃菜钱，但是蓝天发现白小沫总是先给大家买完盒饭，最后才会去盒饭大姨那里买自己那份。

蓝天经常会看见白小沫捧着冷盒饭吃得满头大汗，他知道那是辣椒辣的，他也知道拖到最后盒饭变冷了，大姨才会半价兜售给她。

和两个实习主播比起来，白小沫要身材没身材，论相貌就更像是路灯和月亮的差别，都是发光体却相去甚远，如同她们都是女人，却完全不属于同一科目。

然而月亮虽然高高在上，却只是反射着不属于自己的光亮；路灯简陋却可以散发自身的光线，虽然微弱，却总是有温度的，有些路人还经常被温暖到呢，只是路灯默默的，谁也不知道。

由于政策变化，蓝天的真人秀节目从两个小时的时长被缩短到了50分钟以内，时间段也从周末的黄金时段延后两个小时播出，收视率比股票跌得快多了，掉粉更是每秒都在发生。

两名实习主播看情况不妙，早早就撤出了节目组，转投了别的节目，继续学着人家去关注新款法拉利，继续迷恋限量版普拉达，继续她们的高谈

阔论。

而白小沫继续当她的助理，继续天天屁颠屁颠地跟在蓝天后面，继续帮蓝天准备节目所需，继续打理着蓝天的日常生活，继续和别人说自己是川妹子，本来是很美的。

当然，节目冷淡下来以后，白小沫的时间也变得充裕起来，她开始学习剪片子，尽管笨拙；她开始注意饮食试着减肥，尽管离不开辣椒；她开始每周看一本书，两场电影，了解一些世界见闻。

所有人都知道“继续”的另一个名字叫“坚持”，“开始”则是“丰富”的昵称。

道理人人懂，却未必人人都能做到。

有一天，白小沫突然跑来找蓝天，兴奋地在他面前晃动着手里的一本小证书：“哥，我普通话过啦，哈哈！”

当时蓝天正因为节目组预约的嘉宾从一线明星换成三流音乐人而大动肝火，局面非常僵。

“有屁用，有屁用！你记住，你就是个小助理！”蓝天突然指着白小沫发起火来。

白小沫被当头一瓢冷水砸得缓不过神来。

“你普通话过了是吧？你减肥励志是吧？你学人家剪片子是吧？来，这期你来，你不一直想上台吗？不一直做一夜成名的春梦吗？你来！”

说话间，蓝天就把白小沫推进了演播大厅。

演播大厅的舞台上只有白小沫和那个年轻的音乐人，白小沫不知所措地望着他，年轻的音乐人坐在沙发上更是一脸的局促不安。

下面是黑压压的观众，他们交头接耳地望着台上的两个人。

白小沫轻声对年轻的音乐人说：“别紧张。”

年轻的音乐人拼命地点着头，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光芒，这一幕就像当初的白小沫。

其实白小沫比他还要紧张，她的手里还拿着那本刚刚考下来的普通话证书，它在手里不断地颤抖，最后全身都在跟着一起抖。

可想而知，那是一场非常失败的演播，白小沫连一句完整的表达都说不好，甚至开场白都NG了不知多少遍。最后观众笑着散去，白小沫坐在舞台边上，低着头，一盏追光打在她的头顶，良久不熄。

这一次，舞台真的就在脚下，可这么近，竟是那么远。

这是蓝天第二次看见白小沫低着头，他安静地坐在了白小沫的身边。

“哥，我做得很差，对不起。”白小沫噙着嘴，差点掉眼泪。

“小沫，哥对不住你，不该推你上台。”蓝天仰起头看向黑色的演播大厅顶篷，“不过，第一次，你能做到这样很不错了！”

不等白小沫抬起头，蓝天又说：“为了弥补哥的莽撞，马上台里要举办的主持人大赛，哥给你报名了，好好准备，别给哥丢人！”

白小沫重重地点了点头，厚厚的镜片后面闪动着晶莹。

“你一夜成名了，可别忘了哥。”

“那要是没成名呢？”

“没成名，先成己！”

后来，蓝天离开了电视台，自己做起了传媒大咖，而白小沫正式被电视台录用，开始做实习主播，一档中老年的养生节目，尽管离一夜成名远到十万八千里，但是她一直在做自己。

三年后，一次机场的相遇，蓝天险些惊爆眼球，下巴掉在地上险些捡

不起来。

面前的白小沫已经没有了那一身的赘肉，婴儿肥的胖脸蛋和双下颌也被精致的尖下颌取代，灰色的运动服也换成了职业装，普拉达春季新款，还有那副厚厚的眼镜片也不见了……

她真的换成了隐形眼镜，举手投足间那股学生气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原来，她说得没错，川妹子本来就很美，美呆了！

很多人活在一夜成名的空想里，死在当下的每一步虚度中。

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一夜成名的童话，有的只是不断书写自己的日记，当一本日记被写满了，千万记得告诉翻日记的人——

对！这是属于我的故事。

对！这是属于我的人生。

| 男姐的Zippo打火机和梦想才最配

当火石摩擦之际，梦想带来了火光跳动，也许它注定抗不过凛冽的风，也势必顶不住雨水的戏谑，但是在这样的夜里，它有光，有温度，不是吗？

记得刚认识男姐那会儿，娇小柔弱的她趿着一双大拖鞋蹲在医药大学门口卖章鱼小丸子。

男姐之所以被大家叫男姐，因为其女汉子本色显露无遗，越是接触得多了，时间久了，你越会发现在她娇小柔弱的外表下流淌的全是女汉子的滚烫血液。

男姐天生一副伶牙俐齿，嗓门也高，所以章鱼小丸子卖得不好的时候，整条街都会听到她的声音。

男姐北漂来“帝都”，历经苦难痴心不改，只为方寸梦想：成为最好的女脱口秀艺人。后来通过男姐，我认识了大嘴和嘘哥，他俩是男姐这支脱口秀团队的重要成员，也是仅有的两名成员。

大嘴是个很闷的人，人很内向，不喜交际，专门给男姐写段子，是团队的段子手，因嘴大，而得名大嘴。

大嘴的嘴真的是超大，他可以轻松吞下自己的拳头，简直叹为观止。

另外，他吃章鱼小丸子的方式和常人不同，别人按颗数吃，大嘴是按包，一包二十颗，一张嘴就是多半包，两口搞定一包，所以男姐每晚的章鱼小丸子总会留下两大份是非卖品，这成了大嘴的深夜食堂。

嘘哥则有点意思，他的名字就是因为有太多人对他竖起食指让他噤声，说出长长的一声：“嘘——”

嘘哥的嘴从来都不停，就连吃饭都要一边吃一边说，就是人们常说的话痨。嘘哥在话痨界应该称得上霸主：典型的话痨晚期患者，识嘘哥，耳朵苦。

他是男姐的外联，平时兼顾助理工作，负责这支简陋的脱口秀团队日常工作。

男姐交朋友，坚信多条朋友多条路，所以平时仗义疏财，从不斤斤计较。但嘘哥告诉我，如此豪爽的男姐也有一样东西从不外借，那是一款老式Zippo打火机。

“不对啊，男姐不是不抽烟吗？”我困惑地看着嘘哥。

“有时候打火机不一定和烟草最配哟，知道因为什么不？”嘘哥笑得颇有深意。

“别卖关子，快说。”我最讨厌讲故事的人故意给我设悬念，埋伏笔……

世界那么大，挖坑给谁看？

于是，我在嘘哥那儿知道了一个关于男姐的故事，炫酷又苦涩……

几年前，男姐离开了家乡，她放弃了县城电台一份稳定的播音工作，